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何如寵

康侯芝岳江南桐城人文端公後樂堂稿

答某君請謚

尊公真品亮節一一與易名相應但此事方在紛拏  
俟論定之後當不令故人之憾遺朱耳三台之尊以  
頓遷為快一字之袞以晚得為榮想足下策之審矣

正人  
不作  
漫語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銅陵訓導曹生某者。不佞為諸生時。以道同盟。以技對壘者也。為人宏博如武庫。其初墳篋鵲起。有在昔五官陳思時目。其仲氏孝廉與不佞同舉于鄉者也。以應制玉樓先後凋謝。此生既晚。才得一廣文齋。為靈光殿。不知造物之眎曹氏者。何以異古鄴下耶。君侯高誼熱腸。必能以伍噲哀曹生。亦必能以說項諒不佞者也。

葉

燦

曾城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詩難言之矣。三代盛時。無論公卿士大夫。即牧夫游女。皆涵育於先王之澤。而湛濡于教化之深。吐詞為經。矢口成訓。何容揀擇。夫子晚而刪詩。僅存十分之一。所存少而所去多。何耶。聖人造化之筆。世儒何能窺測其微旨。而逸詩之傳於後者。又皆可歌可咏。可咀可味。門弟子皆能習之。而皆能言之。則聖人之未嘗一槩抹殺之也。亦明矣。而至今傳者寥寥。或後人遺失。或經秦火。皆不可知。而當時親受業於聖門者。

荐一儒官  
敘致乃爾  
真雅人之  
華

置寫胸懷  
如海涵地  
負便是事  
事無碍法  
界

道理如是  
知得如是  
又不妨作  
分別見蓋  
分別見亦  
大同於道  
理中也

說詩又各各不同。豈詩為活物。聖人固未嘗執一說。以定人。而人各以其意見。自築一宮。墻別開一門。戶耶。禪家有活句。死句。執其死句。則此心自然。非彼心。一地不能知二地。為元微之之優。杜劣。李也可為楊大年。之以杜為村夫子也。可即為近日之叟叟。王李輩也。亦無不可得其活句。則放開眼目。恢廓胸襟。永明不云乎。衆生言論。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而況李杜元白。蘇黃諸大家。及近日王李鍾袁諸名士。即其中不能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于

其間耶。僕癡鈍人。作癡鈍語。以請教於公。不知以為然否。

吳用先 體中本如江南桐城人 函玉山房集

與袁先生

年丈冥心真諦。徹悟根宗。流雲泡沫。何足溷入靈臺。自伯修去後。調歇絃。悲金銷蘭。滅攬玉霜之夜。下目。旅雁之晨。飛俛仰。無聊依棲。失所。吾兄即芥視軒冕。留連桑梓。于弟輩獨無遐心乎。弟頭顱如昨。伎倆靡他。燭武嘆其近衰。馮唐未知將老。非惟藻思半凋。抑

清潤筆墨  
所難

且濃情頓釋。任呼牛馬。孰辨雌雄。獨有無生一事。終難透脫。翹首大德。指我迷津。益弟之憶。兄正以法侶。漸稀。塵坌滿眼。如兄之冲虛恬澹。針芥相投。恨不獲促膝論心之為快也。真切真切。

姚

康

休那江南桐城人。龍戒山人全稿。酬債堂集。所著有太白劍借紅亭本草。

酬債

答公良

叙事別異。尺牘所難。往見漢魏人時有作此等語者。不謂近代

弟近委頓已甚。強半山中臥時。入城為有如火牛者。見迫耳。頗欲一覓看西冷了。雙眼意亦欲一看仁兄了。八口意今皆不能其一足。所不能其一。面所不能

始開此徑。但耽癖者少耳。

也。然亦不知竟能不能。否仁兄雖仙令。恐聽傳事版時。不如聽弟此語足發一噓。

與人

閒居適性。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忌妄想。

劉若審

爾明一齋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公府衙門。掾史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宇。黃冠緇衣之養濟院也。士子而不經明行脩。但取免徭役。持

今日又恐養濟院中

有凍餒之人

門。戶。是。亦。以。膠。庠。為。養。濟。院。耳。程。子。所。謂。浪。然。為。天。地。間。一。大。蠹。者。非。歟。

方拱乾

肅之坦菴江南桐城人  
甦菴集

謝胃辟疆賀七十

不肖

馬齒日增。鴻爪莫定。蘇卿雖返。衰顏難画麒麟。

杜老未歸。浪跡空占烏鵲人傷蓬轉。天縱樗生。每見年世兄孝友承家。風姿類父。言滿天下。人欽班范之傳。德比古人心念陳荀之舊。徑蒿且啓。時勞載酒相過。江水春來。屢拜分甘。遠惠頗如劉峻。負愧深交。每

最似坡公

感王孫。不忘執友。行年七十。萃貧賤富貴。患難于一身。而少不如人。何況今老時。逢三五。觀進退存亡。得失之尤。德而我躬。不逮安敢多。尤已命兒子杜賓朋。唯自敘行藏大略。回念生平幾知己。但私憐語嘿殊方。忽捧鴻魚兼披瓊玖。厨羞載錫。海錯分甘。更拜佳章。益顯至德。蘇張近體。遠過六代之波流。李杜鴻裁。能暢兩家之委曲。令門舊侶。因老子而追念。尊君益重。我山陽之感。東海偕奔。際平時而轉懷。往事願無忘。同谷之行。眉山父子已多材。而加以杜陵野老。陽

用事能自  
抒胸臆無  
詞人滑膩  
之氣

絳陽集 卷之十一 五  
羨書生五色紛披滿堂驚異王家兄弟皆名士而重  
以龍跳筆精虎頭墨妙千秋競爽當者逡巡白髮如  
賓頗愧梁鴻之老婦青衫作客常憐劉表之諸兒何  
敢當荀龍竇桂之稱兼寵以江草莊椿之比雲霄誼  
薄雖敬老爲其近親金石情深快知我莫如君子拜  
登鼓舞奉命殷勤素壁高懸來者皆欣三絕清齋朗  
詠老夫如獲百朋楮末詞陳期命袁安之駕牀頭釀  
熟豈徒袁紹之杯唯願春酒頻斟百歲分觴于父母  
夜光遠曜世交永締于雲孫臨楮欣瞻望風欽謝

方孔炤 仁植潛夫江南桐城人

與人論詩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  
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  
中有妙意無所寓矣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  
必論格論嚮之論也韓脩武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  
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卽天地之  
情也冒以急口媮快優人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  
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閩語故當閩人而與江

真讀書明  
理之言足  
奪人意

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  
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  
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節奏不堪  
入耳何此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邊

何

采第五省齋江南江寧籍桐城人  
文端公孫

與減齋

丰致嫣然

粵東古來輪派遷客地也坡老云邇來三月食無鹽  
弟食有鹽矣先生肯以青州從事醉我當撒鹽為報

又

一落筆便  
引人勝地  
省齋固自  
韻

溽暑蒸人竟如一丸封戶戶外事絕不相聞致車騎  
言旋遂疎趨候罪甚委書贈人耶疥壁耶幸示無誤  
從事佳墨如襄陽公百縑足令皇甫湜愧死

又

老蓮筴子真生平所未見况出自懷袖乎終以未得  
佳句為憾俟開春為我成之方稱全璧何物文通作  
公口實耶側理領到明春誓不作一字然非所論于  
公三萬六千場日日以筆墨供清鑒最吉祥事其何  
敢辭



又  
花前沉醉。幾吐丞相車茵。猶幸潦倒顛狂。為司空見慣。當不罪耳。石公畫何日可得耶。

又

暑天寒氣中人。如小人之中。君子往往在不覺處。道體須珍攝。然亦不宜太煖。弟體中尚未平。今日更苦眩暈。札中未言及。恐煩軫念耳。觸暑遍謁。正見此君皮強骨健。亦止謗莫如不爭之意。公炎天尋煖處坐。較炎天尋煖處跑者何如。公亦有趨炎之術也歟。

韻筆韻舌  
省齋兩檀

又

五日近矣。節債逼人。方知屈大夫從彭咸之所居。只是躲端午耳。公當一笑。

又

數日米價頓長。舉家不能辟穀。冬衣典盡。而質庫又不容葛衫抵出。非餓死應凍死矣。縱是活釋迦佛。活濂洛關閩也。挨不過如此。冷清公雖無聊。尚想到參禪學道。勝我多多許也。

又

為之浩嘆

兀兀幽居。幾寒盡不知年矣。乃因豪債追呼。始憶年前無幾日。通身汗下。如觸翻溺器時也。窮親貧友。索曆日與追呼等。敢以此小小債累。先生多多益善。方震孺 未孩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禪書

禪者箭鋒石火。邊事良馬。見鞭影而馳。得其意而已矣。如以跡求之。刻畫肖象。愈似而去之愈遠。先生直捷掃除。自是能大士一流業。已目擊道存矣。而又問日課於念士。念士者所謂刻畫肖象。而未必得其跡

文人談禪類爾可悟其意其實有不盡者

不作一死煞語是禪家機鋒

者也。使念士而可以益元孺。何異無鹽東施。既痔且瘦。乃向洛神飛燕。而侈語曰。卿若何步。若何低回。若何薄。頰若何拂。衣顧影不亦可姍笑乎哉。雖然。如元孺者。乃可以問課。使元孺訑訑云。禪已在是。則所謂目擊道存者。跡而已矣。

龔鼎孳 孝升芝麓江南合肥人

與鄧孝威

道翁以吳趨之妙族。生東陽之秀里。少弄柔翰。長交倩流。瓊華敷藻于外。中璧樹含芳於左右。冰絲鮫雨。

織子雲。油素之書。范艷班香。祧孝穆珊瑚之位。名動卿相。文滿國山。兼以神檢。孤超門風。蕭澹清。鮭濁酒時等。味于五鯖。謝米潘輿。尚待資乎三釜。而人惟菊似客。許蓬開孔座。雖登氣長。橫鶚嵇疎。獨許性不馴。龍卓乎孺子之遐標。不愧真長之畏友。卽嘯咏日盈於叢竹。而介貞彌表于猗蘭矣。爾其爲詩也。遠規栢梁。近矩魏晉。揚開圻曆。上初下晚。漢粧巫雨。宜大呼上。天子之船。御柳宮烟。會特勅入舍人之院。香奩句就步爲花。搖紈扇笑迴髻。將柳綰莫不比音八律。絜

香艷至此  
令人悔爲  
大家

采七襄。固兼出而並奇。紛雲屬其波委也。若乃簫當橋寂。山高紅樹之鵬角。爲晨吹城墮。玉鈎之月。鈿轅繡柱。半藉芳塵。瑤瑟翠翹。同銷烟草。昭明溝古。傷流水之難回。杜牧情多怪珠。樓之似夢。固已身同秋士。賦咽蕪城。飛絮飄搖。蘭成自語。空江杳靄。叔寶能愁。不只闕斜日于鳳臺。遙題吳晉。眺荒潮于越嶠。獨響鷓鴣矣。夫詩之爲道。以言性情。論詩于今。尤必取諸懷抱。懷抱遠者。其人必忠孝。其語必幽森。其取友必簡嚴。而遇物必深厚。正則之想。靈呌帝愬。藍讐蒞捐。

正則拾遺  
對寫兩段  
此格見之  
儷體文人  
無所不可

玦。珮。于。湘。君。告。然。疑。于。山。鬼。頓。使。離。離。清。蔚。起。楚。水。  
以。波。瀾。終。古。而。還。椒。者。猶。椒。桂。者。猶。桂。君。子。以。安。其。  
霰。雪。美。人。以。爛。其。車。旗。拾。遺。之。困。蜀。哀。江。聽。猿。拜。鳥。  
駟。路。腸。迴。于。罷。酒。故。園。眼。亂。于。隨。風。乃。猶。媿。媿。龍。湫。  
祝。春。姿。于。溪。壑。解。人。難。索。哭。者。自。哭。歌。者。自。歌。臣。子。  
以。奉。其。日。星。朋。友。以。召。其。風。雨。蓋。兩。君。子。生。當。憔悴。  
世。隔。悲。懽。或。含。辭。負。屈。絮。語。如。顛。或。泛。梗。依。人。低。頭。  
忍。泣。開。萬。世。柔。腸。之。祖。最。宛。轉。而。不。聊。入。老。人。失。路。  
之。心。偏。酸。辛。其。有。謂。長。饒。難。託。漁。父。何。知。其。別。具。懷。

抱。有。如。此。者。道。翁。逸。才。曠。世。少。年。負。盛。名。羽。獵。上。林。  
方。當。舉。壯。乃。吾。獨。觀。其。意。思。所。寄。蒼。茫。綿。邈。一。往。而。  
深。似。此。心。期。不。睽。今。曩。吾。安。能。再。把。臂。于。寒。谿。老。樹。  
邊。與。吳。陵。諸。子。揖。騷。而。坐。杜。兼。索。水。部。于。季。孟。之。間。  
耶。

與冒辟疆

洞。老。至。都。出。示。手。函。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  
千。古。弟。于。宛。君。如。嫂。雖。缺。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  
蘭。花。底。醉。瀟。淋。瀉。猶。髣。髴。歡。場。宣。揚。幽。蓓。至。今。美。人。

麗句纏綿  
正使子山  
孝穆猶未  
夢見

雲氣繚繞。玳瑁之牀。香魂有知。姍姍紫幄。中尚謂金  
蘭譜中。人有爲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  
云。非弟管幅之遭也。阮公鄰女之戚。情至不堪。况于  
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  
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鈿。  
蟬鬟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道翁其姑念玻璃易碎。  
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展  
之不禁雪涕。沉香親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誄詞二千  
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迴。猿三下矣。欲附數言于

芳華之末。爲沅。澧。招魂。劈箋探韻。絮語神傷。而蟋蟀  
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徐之必有以祝  
桂旗而酌翠羽。未敢忘也。

孫國救

伯觀一名救江南六合人

### 與大梁張林宗

世之集句者。弟惑焉。沉鈎而出。比目舉弋。而落雙飛。  
雜取舊律中既耦之佳句。而另集成律。攘爲己物。如  
是而已耳。弟每思之。先詰佳聯。久著詩苑。譬則文簫  
之與彩鸞。蕭史之與弄玉。葛洪之與鮑靚。各以仙而

藻雅多風

耦者也。梁鴻之與孟光。鮑宣之與桓少君。龐公之與  
 鮪妻。劉凝之之與郭銓女。嚴光之與梅福女。各以隱  
 而耦者也。王凝之之與謝道韞。竇滔之與蘇蕙。趙明  
 誠之與李易安。各以韻而耦者也。此既天生佳耦。難  
 容生割而人乃公行剽竊。別為配耦。必欲重婚。秦玉  
 於梁鴻。再醮孟光。於蕭史。強匹易安。於右軍。則毋論  
 伉儷非倫。共傷心於珠璧之點。抑亦摹擬多事。或血  
 指於鑿柄之訛。作者襲舛而莫悟其非。觀者沿習而  
 漫呼其好。豈不千古一大冤案哉。弟思前人詩中自

運筆命意  
 如承天寺  
 月下松栢  
 影

有隻句之佳者焉。古則有音律恰調之句。律則有起  
 結不對之句。絕則有簡練可對之句。余乃擇彼孤芳  
 覓其奇。似巧為媒。灼各遂應求。雖有移桃接李之勞  
 而無截雀續鳧之病。豈不煉女媧之乳液。補天地之  
 遺憾者哉。譬則上帝遣天漢中白水素女。化為江上  
 螺而畜於謝端之家。以為耦。又若周瑜之得小喬為  
 耦。司馬長卿之得文君為耦。當其隻也。若有所待。當  
 其耦也。若固有之。豈不千古一大快事哉。又譬則林  
 逋以梅為耦。干將以莫邪為耦。箕以畢為耦。斯又得

耦之神而遺耦之形者也。集句者甚多，而集隻句為新耦者實自弟始。中間或所耦非倫者，亦願足下為我正之。

孫汧如

阿漚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與錢湘靈

昨暮有所見。見鼠方得意拱穴為猫獲之，而獲不遽啖也。縱之去，復爪而回，伴伏挑之，使蹶或拋擲，觀其儉仆相侮無已。鼠忽怒，掉面向猫，反怖為魚，齧唇齧齒，疾呼如詈。猫益玩，舒趾撩撥，鼠忽嚙猫趾，弗釋。猫

極似柳子  
厚黔驢等  
小紀

痛失聲亦怒。始齧鼠首，如折冰柱，而其趾亦血矣。鼠死，猫亦棄。鼠弗食而自舔其趾之漬，若悔其齧之不已也。蝮牛以道眼世法眼并觀之，當宜何從。

答顧偉南

前教云：內苦齠側，外苦憂患。弟以為非多苦也。方寸莫廣矣，坦矣，而人齠側之物往而不納，而返焉而憂患起矣。益齠側其方寸以敵憂患，而憂患熾矣。天地之大，呶訾無所容，而呼伯助乎。莫若坦於憂患，而憂患彌烈。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國備焉，而仍謂齠側者。

未聞道也。道彙古今。治亂禍福。而通之。則臨側化矣。何憂患之足云。

施閏章 尚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復竹關老人

熊伯老寄語云云。未免病痛。近人談道。往往騎着兩頭馬。韁勒不在手。名為不倚其實已離。大師逼其窮究。是高一歩法。若向脚下一棒。且問擇個甚麼。正恐茫無着落。擇善固執。是不倚根基。止要加存養。先儒云。養出端倪。不有種子。端倪何在。不知養字道得着。

今人講學往往誤入禪家不知真禪家正不如是

否。近略體貼。叩盤捫燭。知所不免。今止求一肯叩肯捫之人耳。來教以無我為過關。以因物之則為適當。此正訣也。終身被服矣。

答友人論廉吏書

辱示苦節不可貞。居今之世。不宜以廉名。教督意甚厚。然弟非能廉。亦非敢以廉名。昔人云。清畏人知。必以此見知于人。陋矣。弟何嘗矯矯焉。自稱廉。公私徵索不已。間稍自解暴。以語所親。其知我幸也。其不我知也。默守而無悔。有婦于此。日侍其夫子舅姑。揭然。

尚白西江歸一船亦不能自存予輩為賦賣船詩然尚白未嘗沾沾以廉自命也



凡數設喻  
只覺其古

鳴于衆曰。我不玷爾帷薄。一室之人。必大笑以爲婦。固然也。終歲食貧室中。虛無有婦飽糠粃而甘旨奉舅姑。猶日詬而責以三牲五鼎之養。宗親內外。又日迫而索以牡豕之速雜珮之贈。諍聲交至。婦必怫然謝曰。吾非倚門倡安從辦此。非以此自多情激勢蹙。聊一云爾也。弟之所處。或有類于是。夫吏之事。有百莫先于廉。婦之行。有四莫先于貞。婦無它能。而獨以不淫鳴。固已悖矣。假令牆茨見醜。而侈然驕語其夫曰。我雖不德。而善女紅。能辦爾家事。其夫有不大慚而唾逐之也哉。今爲婦。或不幸如此。乃不見逐于夫。又從而寵之。婦輒以驕娣姒。然以告東隣之嫠婦。去之。若負塗矣。人之才志不同。未可以不識時。病也。昨爲兄治裝。亦不敢不略盡。兄故知我者。幸恕此老婦。郵便還答。想復一笑。

與所親

我輩旣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與張某

何以書紳

此等書乃  
亦有用得  
著處

所示某公德政錄詩頌并序甚勞捉刀讀之不免泚  
汗使當事賢者身受之且眎我為何如人弟不敢謂  
當事無足稱然我輩立身遣辭亦自有體何至作如  
此牙舌昔人謂輿論之是非勝官評之黜陟以輿論  
無私也况彙集羣言刻為大帙存之既久賢否混淆  
往眎學山左縉紳之子有為其先人請祀鄉賢乞香  
火生者或鄉評無甚著輒出其在官頌德之書為稽  
據觀其書大抵東南人所為也南俗善佞度不自公  
始然公長者願後此勿復爾慎勿一字假僕既不為

意正詞嚴

僕累又不傷公盛德所謂相愛以德也士日飯脫粟  
不一升亦安往而不得貧也言切而直惶恐不宣

張習孔

念難黃嶽江南歙縣人  
詒清堂藏稿

與門姪某

如此理學  
真有所見  
不可與迂  
腐一例看

一陰一陽之道當兼造化人事說先儒單主造化故  
有理氣之說其實至淺小事莫不有一陰一陽迭運  
處如夫婦居室非有氣之可言也不過理當如此而  
已矣汝輩體貼此意便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而與一  
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矣

又

近日看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深歎其妙已者人之自己一向在何處今乃得之由是推之人之失落自己者不知幾千萬矣人當窮時所存者惟一已耳乃又并其已而失之可勝歎哉

吳宗信

冠五江南休寧人履心集

與王隆吉

晉人云酒令人遠遠之一字足引人飲誥曰剛制於酒剛之一字足止人飲弟不能止酒而顧以酒遠名

亭然不三蕉葉醅酤矣願足下於剛遠之外別有以導我

與朱際有

承示密器驟觀外膚薄凜不敢觸以手駭嘆久之再審之內體不固定其為偽乃知世人不內固而專飾其外者愚人以驟耳世詎皆驟人哉

與周雪客

耳食蒟蘭久矣昨入高座寺舌始載之味在鹹淡外想即南唐歸宗寺之淡鹹羹乎因憶阿翁蒲笋同分

借小物語道發人深名

三月雨。蓋鹽。閒對六朝僧之句。一嚼一味。

與吳介茲

予最喜蕭伯玉先生之主祠祭也。與諸髡約法三章。妄談詩禪者。服上刑。肥雞豚。畜妻子者。次之。呼盧浮白。操縵安絃。履絲曳縞。類俳優者。次之。蕭先生之惡詩。髡如是哉。乃今無僧無詩。無僧無集。無詩不可為僧。不可稱善知識。甚至有善知識俗臘。走使數千里。遠近徵詩。為泥金屏障。以為祝頌者。嗟夫。僧圖作佛。固乃爾爾。此櫟下先生見善知識。輒稱曰名士佛也。

今日安得  
起伯玉一  
沈禪林之  
穢

程文林

瑤生江南休寧人  
留月軒集

病中留別寧野四兄

昨自宛陵掖病過新嶺。憇僧舍。憶前冬吾兄度嶺。風雪漫天。兄挈弟扶一行。十躡冰花雪。葢纍纍。吾兄鬚眉間弟顧兄笑曰。儼似海南水晶人。兄亦啞然應之。比雖襍被荒涼。而與會豪舉。不謂年來一病纏綿。如秋葉在條。春籜附竹。乃至於斯也。及抵家。接兄手札。并近作。開函急讀。病體少舒。大人憫弟攫去。不使卒業。然彷彿如見我兄。俛首凝思。含毫欲腐。嗟乎弟病

冠五爲子  
言瑤生十  
五卽能賦  
采芹後未  
娶甫二十  
卽沒文人  
天折自古  
同嘆讀此

滿紙哀吟  
僕雖未識  
瑤生亦爲  
之淚潸潸  
下

狼狽料不能再見我兄矣。弟非不知大地梨園人生  
傀儡。但使登場。扮演毋論悲歡離合。務使各盡關目。  
曲終人散。而後止。今弟甫開場。一闕遽爾。息鑼歇鼓。  
生前不知種孽。何狀年甫二旬。溘焉朝露也。禾黍之  
腸。改充參朮。近且并參朮而亦嘔矣。二親禁弟不得  
讀書。詎知弟身雖憊。神頗清。一日六時。若廢讀書。則  
煩憂轉甚。二親旣藏筆硯。禁不作文矣。若并書卷而  
亦藏之。弟亦何樂有此晨夕耶。老親哀弟病。時時撫  
弟作子規聲。親淚滴於頰。弟淚交於頤。兩淚迸流入

口。成血柔腸。爲之寸寸斷矣。且暮望兄歸。執手永訣。  
效眉山兄弟再訂來生之緣。豈意我兄歸期未定。弟  
已矣。不復得見我兄矣。弟敝篋中所構應制文。經書  
題不下五百篇。昔欲藉之弋貴。今竟因之戕生。不覆  
醬瓿。卽投燈焰。外有留月軒詩賦一帙。皆病中語也。  
乞兄憐其苦而存之。使弟沒後流傳人間。萬一有憫  
弟哀者。謂程子瑤生年少食貧。甫歷二旬。竟不得  
志。以勤學死。匪獨乏嗣。并未婚焉。嗟乎。生且不遇。死  
異人憐。吾兄視弟能瞑目耶。不瞑目耶。吊我者比之。

蘭摧玉折笑我者等之夕。槿朝茵任之而已。

吳

非

山賓武兵江南貴池人所著有說說文引經三唐編年武兵畫記无居詩話蟲弋

與減齋先生

非

頓首先生閣下。自當日言之。從先樓山襄選事。寓

白水。寓星野耳。盛名口尊銜。則先輩也。自今日言之。

開憲府臨郡縣。統轄所及。非則草野子民耳。非不得

志于時。不肯委于已。授徒餬口。耘人之暇。自力硯田。

積有隨筆。顧以分特懸殊。地復遼絕。請教有心。親炙

無自如木中蠹。雖未仰見天日。然間蒙唾餘。即猶陰

山賓著述甚富皆有用之書惜世無由驟見之

苦調羽聲情則猶是也而讀之加憤激矣

霑雨露如書中魚。雖不驚聞雷霆。然間蒙墨繡。即猶均施衣食。每私憶于田水月。知將來之為公安者。何人亦竊思于陳織屨。知繼此之為景陵者。何人若無緣。獲遇于其人也。遲之身後。恐莫可得。况當世乎。則以此推之。古人書成而滅沒不傳者。何可勝道。彼蕭恭之所諷。人多不好。歡興仰眠。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不真笑人耶。嗟夫。窮愁如非。即不敢言著書。亦安得夫歡興之為好也。無以自解。則亦惟寄歡興于著書。已爾。傳不傳奚問焉。惟執事察之。

王士禛 子辰西樵山東新城人  
漁洋山人稿

與櫟下論畫

奇峰錯互。長松蒼鬱。人在雲氣中。嗒然相對。此際胸  
次。當着何想。身墮世網。幾不敢謂世間。乃有此境。乃  
有此人。

又

傳稱范中立卜居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覽  
烟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一寓筆端。則千  
雖盛暑。使人凜凜。挾纒道生。画亦似從終南

闕

得來。

王士禛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畫

乙巳夏。禛在青州真意亭為先生題画冊。因憶辛丑  
在揚州壬寅。在真州前後為先生題画賦詩不下三  
四十篇。今再而三矣。將來與先生相見。未知何地。先  
生方罹憂患。居白門。而禛年來衣敗絮。行荆棘。泓穎  
久廢。追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時撫事。為之流涕。

先生烟雲供養。雖入坎窞。而天鈞泰然。自當動免于

貽上自是  
情種一落  
筆輒一往  
情深

險。第。不。知。先。生。披。覽。之。下。憶。青。州。曩。昔。之。言。亦。為。慷。  
慨。破。涕。如。禡。否。乎。

又

今春著屐京口。遊金山。竟過江。小憩玉山之避風館。  
憑檻四望。江流瀾汗。遠山渺然。帆檣歷落。隱映岸側。  
使人襟抱曠然。髣髴茲圖間意。晴窓披對。輒復一往。  
有褰裳濡足之想。此故先生之移我情乎。

又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觀子韶所繪種種蟲魚。覺

其言非是。

又

嘉定數君子。婁子柔號能古文。程孟陽詩工五七律。  
絕得風騷三昧。長蘅畫稱逸品。風流照映。吳人至今  
能言之。其時海內無事。諸老布衣。韋帶不出鄉曲。以  
翰墨相娛樂。一丘一壑。何其都也。相去不數十年前。  
輩風流。遂無復繼。俯仰身世。可為慨然。不獨摹山擬  
水之工也。

周明瓊

叔魯魯臺江南上海人廣菴尊人  
自鋤園稿



與朱質軒

魯臺先生積學不遇著述盈笥兵燹後盡歸祝融僅存春秋詞命輯註一種廣菴已付之梓不久行世尺牘特先生一斑耳

積書不讀亦坐暴殄汎覽博涉等於漫遊王僧虔誠子云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復徒業曾未辨其指歸終日自欺欺人人不受汝欺也山谷答檀敦禮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為不負班固溫公言學者于書少能從第一卷讀到卷末止見何涉學士案上惟一書未終卷誓不他讀王緱山每讀書自首至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注不輕放一字曰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今架上數冊稍游其藩輒厭倦棄去鹵莽滅裂忘前失後何曾受學問之益直玩物喪志耳

與謝益之

東晉王氏門風寬恕昆季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為長者惟劉真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門右軍與謝萬書亦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則王謝家法可以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為浮薄者然烏

不敦厚安得風流足洗王謝千古之冤

新陽集 卷之十一  
足以知王謝哉。

與許同生

人守得一靜字。即天地鬼神且無奈何。况身外之升沉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骨。非有定力以主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因跛而緩步。未始非得策。

下陸甥渭陽

趙承旨作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其草稿點竄塗注間。皆不苟且。程伯子書字時甚敬。謂非欲字好。只此是學。蓋涵養之功。具是進一解矣。

因懶得靜  
亦救得一  
半

大塗橫抹  
直是放肆  
耳書安得  
工

意見之累  
大于嗜欲

周 寰

廣菴大瓠江南上海人  
飲醇堂集 抱膝廬稿

與陳確菴

學自除嗜慾而外。又當除意見。過不出於嗜慾。即出於意見也。陶隱居。謨真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蓋意見為累故。

與季滄葦先生

先生撰輯。何止等身連屋耶。四庫之奇。各以部分。十乘之藏。悉經手繕。某不敏。何幸盤礴其間。一快心目。如行山陰道上。應接忘疲。如捫索靖碑。陰坐卧不去。

觀止矣。特吾輩藿食人。終日瓢飲。先生雜陳。方丈。皆虬絲麟脯。豹胎猩唇。縱朶頤。如飲河之腹。何

與沈貞居

腹虛氣通。味淡脾固。八字不獨養生要言。亦是貧居受用。持贈隱先生。亦坡公所謂獨享為愧也。

與徐伯調

陸士衡欲賦三都。因太冲而閣筆。蔡伯喈欲賦靈光殿。緣延壽而輟翰。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遂隱已作。魏朗見邯鄲淳曹娥碑。遂毀其草。蘭亭之會。王子敬

古人只是  
小心服善  
便事事占  
地步

詩不成。飲三觥。白樂天過巫山。因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有詩。竟不復作。歐陽公論文。因及子瞻。乃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古人矜慎。處正其高。自位置。處其服善。處正其甘苦。自知處。豈若今世文人。相輕忌名。爭勝哉。

與沈友聖

楸欄子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為櫻筍。蜜漬醋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饌佛。東坡以饋仲殊。詩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是也。昔王方平

妙供令人  
朵頤

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厨。無限羹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僕庸愧無仙緣。而喜攬草木英華。作食。往往得異味。然只是天隨生家法。窮餓無聊之所爲。坡老所云。誑口而已。莫將真率閒家味。說與朱門食肉人。彼肉食者。固有所不屑也。

與趙半眉

梵志翻著鞮。人人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雙井曰。梵志大修行人也。昔茅容殺雞節其母。以草具節郭林宗。林宗起拜之。此翻著鞮法也。弟所輯書。取其適已。隻語單詞。輒薰神染骨。時賢好作才語。相向或不屑。此而弟顧樂之。亦翻著鞮法也。稿本先呈以當美芹炙背。

與賀天游先生

今日淨香池館。輕陰覆之。幸免炮炙。法融古德云。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舟航。吾輩終日熾然。內焚其和。試問歇處。安在道悟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此亦滾湯鑊中立地一服。清涼散也。午後有以壽詩敦迫者。正王山陰所謂六

山陰目號  
諱菴末路  
儘不諱

月連朝逼壽詩。詩本舒寫無聊。其魔又高十丈矣。

與黃增岸

曉登毘盧閣。閣峙萬松之巔。四山蒼翠浮來。僧寺炊烟縷縷出松腰。與雲物相雜。和閣中栖鴿。不可數計。天風穆如幽靄。若眩窅然而覺。慈憫之覆度也。

與董蒼水

夜來急雨如拳。聽打篷點聲。聽聞上水聲。如雷轟砲。鉤客枕。秋眠喧中有寂。頗饒幽况。未幾蓬破沾灑。妨臥覆以油綈。襪被仍濕。嗟乎樓船橫吹。容與中流。何

寫得幽寂  
別有况味  
樓船橫吹  
入安足知  
此

妙筆曲肖  
坡公

人哉。

與沈貢園

佛言忍辱道訓和光。乞八分書作齋聯。更願共守此八字。以保桑榆。

與樂下先生論畫

畫家老穉工拙俱屬第二義。要須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學問。文章之氣蔚蔚芊芊。浮於楮墨。乃為可珍。若不從此悟入。縱費盡描摹。徒成下品。

一峰骨磊砢矣。然氣自勃鬱。海嶽氣磅礴矣。然骨自

廣菴論畫  
每多遠賞  
所謂別峰  
相見者也

蒼疎清閎之法關仝猶田子方之師子夏也稍去其  
結遂爾出藍要皆本於北苑如臨濟瀉山總是曹溪  
一滴  
畫有類唐放筆而不嫌其漫有矜慎惜墨而不苦其  
拘關捩在神理不當於筆墨求之

與宋荔裳先生

某  
既作南華經傳釋自謂叅漆園之獨解矣已而寢  
食焉坐卧焉似不容更豎一義更綴一辭益信嵇呂  
所云詎復須注為確論也因信手拈其駢語倣士衡

連珠之式演為百首以莊還莊自呼自應如醉盤眎  
兒隨手所得莫不厭心又如紅螺和尚釣灘時有紅  
蝦釣出隨其所獲都成遊戲猶詩家律陶律杜之遺  
意云耳

吳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與芝麓先生

八音之中惟絲最密公文文中之琴瑟也謙自顧殊  
以疎野愧公

與減齋

取芭蕉實。雖不得實。葉可用也。公亦存其葉可耳。

喬世植 遺民滅堂江南上海人

與潘九閔

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忙。晦。冥。以。蓄。  
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忙。收。斂。以。養。明。年。之。  
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  
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明。年。之。  
無。獸。無。魚。何。

結隣集卷之十二終



凡事留有餘不盡所以師天地也

